

古今與我

紀果庵

『我本准王舊鷄犬，不隨仙去落人間。』

既是不能避穀升仙，總得追求吃飯之道。十數年轉徙飄零，把一個願意躬耕老死鄉井的人，竟是天涯海角，不想我也像天寶樂工一般，在江南托鉢乞食了。我在教育部（民國廿九年）第一次會見朱樸之先生，那天正是孫寒冰君噩耗傳來，樊仲雲先生等在發起賻贈的款子，朱君慷慨解囊，馬上發了一千塊的支票，我因是北佬，對他尙不認識，由面孔和像片對證起來，疑心是周佛海先生？可是周先生又不會到這一部分來，直到他走後，才曉得姓名職位。不久，我脫離豫曹生涯，仍舊幹起首蓆勾當，雖是冷板凳，究竟算是還我初服，將南來以後所感受的離愁，減去不少。職務有閒，舊書店爲我唯一消遣，這也是我後來所以能寫出白門買書記的原因。時日匆匆，三十年秋冬之季，我們開始計劃出版一種純研究純學術性的刊物，因爲那時出版界八股之風，比今日還濃厚，自己想爲什麼在這環境不能產生一個比較可讀的刊物？恰好這時上海局面變了，正可請到兩位經驗極富的編者，於是第一期『真知學報』就在三十一年三月出版了，在那時，這刊物雖不像樣，但却可說是唯一的學術讀物。與第一期真知出版同時，就看到中報上『古今』出版的廣告和目錄，上面大書朱樸之先生主辦，第一流散文月刊，我只覺得由目錄上看來，這也是打破八股風的同道，惟文

字如何尙未寓目，三月三十日那天，我去中報館參加紀念宴會，遇見許多平時不容易看見的文友，好幾個人都談到『古今』，並勸我應當買一本書看看，恰好羅君強先生正接到由上海寄來的一冊，他也在盛讚着。我雖和亢德黎庵兩兄算老同志，然與亢德兄音問已斷絕數年，江湖水深，恐早相忘矣，既不知是周陶二公所主編，還是忽略的成分居多。後以真知事，開始與亢兄通信討論，除感慨外，兼及近況，因告我古今乃黎庵所編，囑爲寫文。其時第二期的古今已出版，余遂獲第一第二兩期各一冊，略加披覽，始大欣悅，好像又回到六七年前看『宇宙風』的心情。隨了刊物，得黎兄來函，仍以寫稿相命，我幾年以來，因爲感傷人事，漸知注意歷史，覺得一切學問，皆是虛空，只有歷史可以告訴人一點信而有徵的事蹟，若偶然發現可以寄託或解釋自己胸懷之處，尤其像對知友傾瀉鬱結已久的牢騷，其痛快正不減於漢書下酒！當黎庵信來時，正在研究會左交惡的問題，這也是因想知道一些太平戰役的史實而引起的，翻閱左曾兩家全集，知筆記中所說，皆是推測之詞，骨子裏還不是爲了爭權奪利，於是覆信黎庵，說打算寫此一篇，那知黎庵較我更爲『有歷史癖』，從此給我來信，由湘鄉與湘陰的長短而談到許多晚清史籍，真如抵掌促膝，使我得到不少益處。我自到南京，久已失去友朋切磋之樂，和可愛的舊京，啜遺將及三年，

在首都只看見些汽車包車，女招待跳舞場，聽到些投機圍集，活動磨擦，學術云云，向誰去講？自與黎庵信札往來後，才又恢復了舊時樂境，至今思之，猶有餘味。

黎庵要去我的像片，他說我像老向，老向與我，本皆北方之強，『美秀能文』四字，一點也談不到，朋友看見我這『龐形大漢』，都以爲我一定能吃酒，會吸煙，却想不到我兩樣通來不得，實在够不上論語社同志，開陶周二兄，皆有煙癖，余愧未能，真覺有玷良友。去年夏二君先後寄我小照，惟皆專貼派司用者，毫不『神氣』，昨天我會到寫『女人頌』的朱劍心兄，他說在滬與黎庵會談，直如覲面叔實，靈光照人，不勝欣羨，我自恨爲鄉下老，未到過『天堂』一步，知友如此，尙未識荆，亦奇聞也。

卅一年夏季，知堂翁南遊，舊日弟子，追隨者甚多，渺小如予，只充定筵席措檯子之役，不能親承警款，忽得黎兄來信，有來京與此翁一晤之意，蓋自宇宙風時期起，知翁雖長期撰稿，周陶與翁，却也如我與周陶，並不認識。但來去匆匆，會晤終難實現，可是我也就失去了瞻仰丰儀的機會，反而由我寄出所拍照片三幀，以爲紀念。去年夏天氣候之熱，可稱前無古人，『古今』一到，立即看完，殊有不過癮之勢，且措油的朋友甚多，如汪長濟兄即每期向余索要，弄得我一冊無存，對『古今』說，是可幸，對我自己說，是損失！我爲消遣長夏計，曾向黎兄索事變以後之宇宙風數期一閱，因我自廿六年秋季，即不見此刊，今日得之，正不啻老友重逢，不知是何滋味。可惜黎兄只覓到六期寄我，常嫌其不足，至今此數冊尙什襲珍藏，不致遺失，因爲這也算一段友情的紀念。

我在南京，老感覺不舒服，也是因爲我在北京住得太久，印象太深之

故，所以覺得南京總是不及北京。像傅彥長先生那種主張，到一個地方就應先體會那一地方的好處，並將自己與之習慣，道理是很對，作起來就很難，我在南京可以說已經在盡力發掘他的長處，而除去花尙可看，馬籍尙可用兩件外，到如今尙未看出什麼中意的地方。若是照實利講，現在三百塊錢買一石官米一百多塊錢買一袋麵粉實在比北京上海都好得多，然而作文章的人偏不高興計較什麼米貴麵賤，其所留連者，乃在乎歷史風土人情，我在寫『兩都賦』一文時，不吝氣說，心裏有些偏袒北京的，這篇文章的名字本叫南京與北京，改爲今名，還是黎庵兄的聰明。班孟堅賦兩都，東西都西都，大有軒輊，假定以感情說話，我主張國都還是在北京好，然草野之見，自然不得與於大計，不必提他。自此文發表，北京的朋友，多對我夸獎，南京朋友，未免不大高興，然好人在什麼地方都是好人，我的南京朋友也不少，他們大抵皆君子之流，並不因住在南京而有任何減色，此應藉此機會，一加聲明者。暑假中，有幾封周陶二公的信，被『作家』的編者討去發表，雖未說出名字，却被人一猜而中，蕭穎士斷李華能爲弔古戰場文，到底是李華的文章有了相當聲價才會如此。可惜我這個人懶得連髮都不愛理，信件更不能保存，否則若干年後，哀集成冊，不亦大有價值乎？忙亂中揮汗爲眞知學報撰文，如『清初圈地攷』等，皆曾大得黎庵指示，並承他美意獎勵，但讀書愈多，愈感覺自己學問不行，無怪古人有學然後知不足之論，去夏至今，關於圈地史料，連續發現不少，人事牽纏，無心補苴，只好聽之。暑假後我大忙起來，寫不出什麼東西，古今又囑少談古多談今，因爲古太多了，人家都說成了古董，我才敷衍了買書記一稿，題目想好，徵求黎庵意見，黎庵以爲可以寫出，起初不過想記記自己買書

的滄桑得失而已，不意下筆不能自休，就成了現在的樣子。書商因是不快者甚多，甚至向我提出質問，我只有勸他們馬馬虎虎，可是也有人說：『爲什麼不把我們這书店說進去，我們的書也不算少。』彷彿我的文字成了『案内』，實在有負初心。這篇文章頂好留到十年廿年之後再看，使人知道南京還有過這麼一種物價，未始不足當『掌故』，若說目下，比起謝君的書林逸話，良有大巫小巫之異！南京買書的人很少，碰來碰去，不過那幾名，又都不大講究板本，戰後收藏蕩然，故家喬木，完全化爲灰燼，只剩幾位窮酸，在這古城裏充呆子，可憐可憐！在北京買書，可以需要什麼買什麼，在這兒買書只能看見什麼立刻就買，不然，再回頭架上已空，悔之無及。最近南京書價鑑於滬上書價狂漲和北京客人吸收胃口太好，將價錢胡亂向上提高，核計起來，有許多書還不如化聯銀券從北京買合算，此亦始料之所不及也。自買書記後，我差不多未給古今寫稿，黎庵兄屢次催促，前幾天正月稍閒，才免湊一篇『談紀文達公』，自知無何見解，恐不見得會發表。黎兄與我志趣最投合的清史之學，自去秋以來，一直沒有翻閱過一本書籍，人事之羈累，有時令人一切難遂心願，凡是不願作的，偏偏得作，因爲不作沒飯吃，反之，願作的呢，則不能不大受犧牲，我常常自己發牢騷，不知何時才能靜坐焚香，讀書遣日。即以文字而論，雖學術上的寫作或得心應手的文章未作一篇（眞知已半年未交一字），而迹近八股（尤庵兄曾稱之爲七股）或被逼拶而出的滿紙草茅狗屁文字，却每月總要弄上七八篇，如此爲文，毫無生趣，大約等於文案先生之作等因奉此，眞罪業也。幸好不知因何，就與黎兄通函談起寫字來，自己雖是春蚓秋蛇，寫不成樣，但關於碑帖之蒐集，墨迹之欣賞，亦性之所嗜，於是大談特

談，一發而不可止，那時黎庵自謙寫不好字，忽然也用起毛筆來，說是有人送了一塊硯池給他，鼓起興趣，後來談來談去，有些厭了，還是黎兄來函，說『打住吧』，才不再談；唯古今社早日約我塗鴉一篇，起初是無此勇氣，近日忽然振起野心，竟亂寫一通寄去，想來也是覆瓿資格居多。記得這是因爲春節晚上，萬里一身，俯仰感念，信手取舊國聞周報翻閱，瞥見今傳是樓詩話轉載樊樊山金陵雜詠，頗有風致，所以第二天就寫信給黎兄說，要把這詩寫出寄去，來信大加獎借，才率爾操觚，寫了以後，掛在壁上，實在越看越不成樣子，對於那樣詩篇，未免太不調和，好在這是了却心願的事所以不去管他。或黎庵見此字，也當贊成我一聲大膽耳。

三十一年下半年起，雜誌界有一種風氣，就是竭力想變換胃口，避免八股七股之類的東西。繼萬象而起的大衆，雜誌，都有着獨特的作風，而且銷路相當不壞。文壇的寂寞，實在過於長久了，飢者易爲食，作品雖不够水準，只要不讓人望而欲嘔，總還有辦法，且作者水準低，讀者水準又何嘗高？『古今』可說是在烏烟瘴氣中第一枝挺秀的梅花，這個清亮的角聲起處，自然不乏賢明之士，起而踵行。如所謂『人間味』『人間』『風雨談』之類，大有風起雲湧之勢，而其瓣香，未始不在古今，人間味且自己聲明以古今爲『模特兒』，但是好比北京人吃飯館，烤鴨，必上便宜坊，蘿卜絲餅必上致美齋，就是買區區醬菜，也還是不嫌纏遠的跑到六必居等等，所古今之爲古今，仍然居在領導地位，此並非諛詞，而是公認事實；我個人對於古今，與其說愛好的心盛，還不如說希望的心盛，在剛剛出版不及二十期的刊物，已算具有『老資格』的本刊，唯希望其精神日新月異，並且常有像『盛衰閑盡話滄桑』那樣的鉅作，給我們看看。